

文天祥精神与潮州海洋文化的互构与传承

陈柳

(韩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广东潮州 521000)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与潮州海洋文化之间深刻而独特的历史联系与文化互构。尽管文天祥在潮州的活动时间短暂，但其在此地的抗元事迹、留下的文化遗产及其所承载的“浩然正气”的精神内核，与潮州地区源远流长的海洋文化发生了深度的融合。本文首先梳理潮州海洋文化的双元特质和当代发展，再从历史地理、精神价值、文学叙事和当代实践四个维度展开论述。本文认为，文天祥与潮州海洋文化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历史交集，而是一场基于地缘、植根于精神、完成于民间的文化有机融合，共同塑造了潮州人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文化身份。

关键字: 文天祥；潮州；海洋文化；浩然正气；文化互构；遗产传承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Wen Tianxiang's Spirit and Chaozhou's Maritime Culture

CHEN Liu

(CHEN Liu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rofound and unique historical connection and cultural interconstruction between Wen Tianxiang, a national hero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Chaozhou's maritime culture. Although Wen Tianxiang's activities in Chaozhou were brief, his anti-Yuan deeds, the cultural heritage he left behind, and the core spiritual value of "haoran zhengqi" (vast, righteous spirit) he embodied have deeply integrated with the long-standing maritime culture of the Chaozhou region. This paper first outlines the dual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Chaozhou's maritime culture, then elaborates from four dimensions: historical geography, spiritual values, literary narratives, and contemporary practices. It argu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n Tianxiang and Chaozhou's maritime culture is not merely a simple historical intersection, but rather an organic cultural fusion based on geographical affinity, rooted in spiritual resonance, and realized among the people, which has

【基金项目】 本文是韩山师范学院 2023 年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新文科”建设专项：学科交叉与科际整合：以《英美文学导论》课程为例（编号 E23074）和韩山师范学院 2023 年教授、博士启动项目（第二批）多丽丝·莱辛与约翰·库切小说中的他者形象研究（编号 QD202322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柳，中山大学文学博士，韩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collectively shaped the unique spiritual temperament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Chaozhou people.

Key words:Wen Tianxiang; Chaozhou; Maritime Culture; Haoran Zhengqi; Cultural Interconstruction; Heritage Inheritance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的千古绝唱，奠定了其在中国历史上作为民族气节化身的崇高地位。而在东南沿海潮汕地区，文天祥的形象焕发出别样光彩。他不再局限于教科书中的忠臣形象，而是与潮州山海紧密相连的“文化英雄”。公元1278年，文天祥率军抗元，转战于潮州一带，这段虽短暂却浓墨重彩的经历，成为潮州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深刻的是，他所代表的儒家士大夫的“浩然正气”，与潮州以冒险、开拓、重商和宗族凝聚力为特征的海洋文化，有着某种共通性。

一、潮州海洋文化的双元特质与当代发展

（一）潮州海洋文化的双元特质

魏芾在《中国海洋文化与潮汕》（2011）中指出，潮汕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典型代表。黄挺在《中国与重洋》（2017）中以“蛮荒海畔”形容潮汕土著文化，强调该地域发展与海洋世界的密切联系。2025年7月，黄挺在第四届“澄海华侨与侨乡社会调查”研学营发表主旨演讲，对比其提出的“海上潮州”与麦柯丽所提出的“海洋潮州”概念，显示出学界对潮汕海洋属性认知的不断推进。

潮州地处海陆交汇之处，港湾相连，历史上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海上贸易带来的经济繁荣，塑造了潮汕文化开放与商业化的特征。这一文化既继承了农耕文明的精细务实，也融合了海洋文明的冒险与豁达，余源鹏（2022）将其视为潮州文化的核心特质。本文所研究的文天祥精神，是源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和儒家正统的士大夫文化的杰出体现。这种文化与潮州本土兼具海洋性的民俗文化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与融合。林凯龙在《潮汕古俗》（2016）中也指出，面朝南海的地理位置使潮汕民俗深受海外文化影响。从文天祥这一案例可以看出，潮汕文化在面朝大海的同时，不断受到来自中原和官方的文化影响。文天祥精神，体现出对潮州海洋文化的一种“自上而下”和“自北而来”的文化影响。

（二）潮州海洋文化的当代发展

近年来，潮州海洋文化愈发受到关注。陈海忠（2021）在访谈中强调，“海洋文化是

潮州文化未来发展最大的可变量”^①，并提炼出勇气、科学、兼容与创新四个关键特质，显示出该文化维度在当代的重要性和动态性。潮州海洋文化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和鲜明的二元特征，也在当前学术研究与文化实践中持续焕发新的生命力。在国际学术界，美国历史学者麦柯丽（Melissa Macauley, 2021）在其著作《遥远的海岸》中，以潮汕地区为个案，系统考察了明清以来潮州商人、移民及海外贸易网络在早期全球化中的关键作用。Tabitha Grace Mallory、Andrew Chubb 与 Sallie Lau（2022）三位学者，从宏观战略层面指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政府通过制定国家海洋战略，正积极依托海洋意识、教育和文化提升海洋软实力。这为区域海洋文化研究的当代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背景与政策语境。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潮州海洋文化研究仍有诸多议题亟待深入。要提升潮州海洋文化自信、传播独特的潮州海洋叙事，必须回溯其完整的历史文化谱系。这一谱系不仅包含面向海洋的开放与兼容，也包含对中原正统文化的吸收与再创造。文天祥精神在潮汕的深入人心，正是这种文化融合的生动体现。它证明了潮州文化既能扬帆四海，也能坚守一份根植于中华文明深处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

二、历史的地缘交汇：文天祥在潮州的足迹与海洋背景

文天祥与潮州的联系，首先建立于真实的历史地理空间之上。赵雅娟等指出晚宋时期来潮州的三位宰相，对于激发潮民的爱国热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文天祥于德祐二年（1276）九月“进兵潮州，转战潮阳、惠来和海陆丰。元十五年十一月，文天祥‘进屯潮阳县’，此时潮州盗贼陈懿、刘兴趁乱反叛，做了很多有伤民生的事情，潮州百姓苦不堪言。文天祥来到潮阳，马上‘攻走懿，执兴诛之’，使潮州百姓免于盗贼之害。文天祥在潮州一边治理地方恶贼强盗，一边领导、团结潮州百姓抗元。”（赵雅娟，2024）

（一）海洋环境作为军事舞台

潮州面朝南海，拥有曲折的海岸线与众多岛屿，这种地理环境为文天祥的军事活动提供了独特的舞台。其军队活动于潮阳、海门等地，海陆交织的地形成为抗元斗争的双刃剑：海洋既可提供一定的迂回空间，但也意味着可能陷入背水一战的绝境。零丁洋位于珠江口，属大岭南海域区域，成为他诗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的具象化载体。此时的海洋，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存在，更是一个充满危惧与决绝的精神空间，深刻影响了文天祥的心境与诗词创作。

^①参见中国发展网报道“《潮文化的海气息》在潮州市饶平县开讲”（202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0149511515653264&wfr=spider&for=pc>

零丁洋的具体位置参见上图^①，珠江口古称‘零丁洋’或‘伶仃洋’，如今的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在宋末却见证了一个王朝的悲壮终章。从1276年到1278年底，文天祥在江西、广东等地坚持抗元，辗转于南国山海之间。1279年，他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途经零丁洋时，面对摇摇欲坠的大宋江山，写下了‘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的悲壮诗句，这片海域也因此成为其民族气节的永恒见证。当时的南宋朝廷带着二十万人，在海上漂泊徘徊将近两年，和孤军奋战的文天祥，最终在决定王朝命运的伶仃洋上，完成了最后一次悲壮的交集。



（二）物质文化遗产的烙印

文天祥在潮州留下了直接的物质印记，为后世所追忆。其中最著名的两处，一是潮阳和平里，相传文天祥驻军于此，为祈求和平而手书“和平里”三字。此地名沿用至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众将文天祥的愿望与地方记忆融为一体。二是海门“莲花峰”，传说文天祥在此峰上遥望帝舟，顿足哀叹，石头于是裂成莲花状。此传说虽富神话色彩，却生动地将文天祥的忠愤之情烙印于潮州的自然景观之中，使山海拥有了历史色彩。这些遗迹，将文天祥这位“外来”的英雄，永久地与了潮州的海岸线关联在一起，为后世所传颂。

除此以外，潮汕地区还有“谷饶祭社”，是民间为纪念南宋末年与元兵血战歿于小北山麓的文天祥及部属将士的祭祀活动。南宋末年，元军南侵潮州，丞相文天祥于潮阳集结义军，因敌我兵力悬殊，宋军将士大多壮烈殉国。至明太祖时，为旌表忠烈，追封宋末抗元阵亡将士为“元帅”，并钦定贵山都赤寮（今谷饶）及周边毗邻古战场的村落定期祭祀英灵。谷饶祭社由此肇始，由当地十几个姓氏乡民轮流值祭，十年一轮，七百年来传承不绝。祭社内容涵盖祭奠文天祥等英烈、举行盛大游神仪式、于神厂设“水桌”告慰忠魂等一系列活动。随着时代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谷饶祭社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保

^①参见地图君“零丁洋在哪，文天祥为何要“过零丁洋”？”<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9051165784935934&wfr=spider&for=pc>

留了潮汕人的精神内核与文化记忆，成为弘扬爱国精神、凝聚民心团结的盛大民间仪典，颇为珍贵。

2025年的谷饶祭社文化节，在潮阳谷饶头埔村陈族和仙波谢族盛大开幕，村民们感恩以文天祥为代表的英雄们的爱国情怀。这一活动不仅显现了人们对国家的热爱，也成为连接海内外同胞的重要纽带，为家乡的经济发展增添活力和机遇。据报道，在潮阳地区，铜盂附近的村庄每十年就会举办一次盛大的祭宋帅活动。^①“当地民俗专家张旭源表示，祭社已成为当地人联接海内外同胞的纽带。每逢祭社，中国香港、泰国等地的同胞、侨胞都会回乡祭拜，共叙亲情，同时也为家乡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活力。”^②

三、精神的海洋共鸣：“浩然正气”与“海国精神”的契合

文天祥对潮州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其精神价值与潮州海洋文化内核的契合。

（一）“丹心”与“信义”的契约

文天祥所代表的“士大夫精神”，核心是忠君爱国、坚守气节，其极致便是《正气歌》中所颂扬的、超越生死的“浩然正气”。这种对原则的绝对忠诚，与潮州海洋商业文化中的“信用”观念不谋而合。潮商群体在长期的海洋贸易中，深知“信义”是远航千里、立足他乡的无形资本。文天祥用生命践行的“信”即对国家的承诺，在潮州人看来，是一种最高级别的“诚”与“义”。因此，供奉文天祥的“大忠祠”等场所，在潮州不仅是纪念地，更是一种道德标杆，潜移默化地强化了社会对“守信重诺”的尊崇。2025年11月27日，林伦伦在“弘扬传统文化，赋予时代力量”主题研讨会上作总结发言时指出：“至于潮人的家国情怀和革命性，从侨领（也是潮商）的身上看得更清楚。‘二哥丰’郑智勇与孙中山结拜兄弟，支持其革命事业。丁未黄冈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等都有潮籍华侨的忠勇志士领导和参加。江苏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党委书记张新科曾经在第二届潮州文化论坛上作了《潮商的革命性与先进性》的报告，谈及此题，颇有启发。”^③将文天祥的忠义精神与侨领的革命性和先进性进行并置研读，不难看出这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

有文章认为：“纵观文天祥的一生，虽早年高中，但后续并未春风得意，宋朝的尾声却是文天祥个人成就的高潮，是文天祥英雄悲歌响起之时。而这一曲悲歌的序曲，可以说

^①参见“谷饶祭社文化节：600年传统再现潮汕”（2025）<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38984096524400521&wfr=spider&for=pc>

^②参见中新网报道“汕头清明祭社纪念文天祥 习俗延续600多年”（2016）<https://www.chinanews.com.cn/sh/2016/04-04/7822365.shtml>

^③参见潮州社科报道“潮州文化大家谈 | 林伦伦：也谈潮州文化的精神特质”（2025）

是在潮汕。”^①文天祥第22代孙文南生表示，“文天祥的精神，就是忠勇与正气。这也是当下社会大力弘扬的。目前潮州对于文天祥文化的挖掘还不够。”^②文天祥后裔文伯平一脉深深扎根潮州凤凰山下埔镇七百多年，世代以种茶为生、耕读传家。由此看文天祥与潮州的缘分属实很深：“文南生介绍说，文天祥去世后，他的孙子文伯平来到凤凰山避难，这里由此成了文家繁衍生息的一方宝地。”^③可见，文天祥这一脉确与潮州本土经商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关联。

（二）坚韧不拔与逆境求生

文天祥在国破家亡的极端逆境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与潮州人面对海洋凶险、生存艰难的拼搏精神如出一辙。大海无常，出海便意味着风险，这培养了潮州人“红头船精神”。文天祥的故事，正是一个在历史洪流的“惊涛骇浪”中不屈不挠的范例。文天祥部队由和平里到达潮阳时，曾写下《沁园春》，表达他对宋室的忠诚，全词如下：“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君臣义缺，谁负刚肠？骂贼张巡，爱君许远，留取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人生翕炊云亡，好轰轰烈烈干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古庙幽沉，遗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④韩丁指出，“这首词从其思想内涵和价值取向看来，与后来他所写的《过零丁洋诗》《正气歌》是一致的。像这样一个素志既定的人，是经得起惊涛骇浪考验的。”（韩丁，1990）

从文天祥写的不少作品，都可以看出，他的这种“硬气”与潮州人出海谋生的“红头船精神”十分契合。林伦伦认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四百年的红头船‘过番’历史的艰苦磨炼，铸就了潮人勇敢拼搏，敢于创业的精神”。^⑤这种精神共鸣，使得文天祥不再是遥远的历史人物，而是潮州人能够理解并引为同道的“自己人”。笔者亲友中，有一位潮州磷溪镇仙河村的陆氏，四十多岁时，丈夫病重，去世前想吃一块豆腐，陆氏因没钱买，只好找豆腐摊主讨要却遭拒绝，这成了她终生憾事。就是这样一位遭遇过人间冷暖的贫苦寡母，只因同村人到她家诉说自己无钱去过番，她便毫不犹豫摘下儿女们送给她的耳环，赠予邻居，资助其出海谋生。而这位邻居出海后，只要回到潮州，都会去看望这位了不起的老人，直至前几年她以98岁高龄辞世。从这一案例，可以看出潮州人民几百年来，对过

^①参见文氏文化 | 文天祥与潮汕：士人风骨融入区域文化 https://cul.sohu.com/a/651486948_121124390

^②同上。

^③参见文家故事 | 云雾生处访茶王，文天祥后裔种茶凤凰山 https://news.sohu.com/a/643049610_121124390

^④转引自韩丁，宋末潮州人民抗元斗争数略，1990，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8卷，第4期。

^⑤参见潮州社科报道“潮州文化大家谈 | 林伦伦：也谈潮州文化的精神特质”（2025）

番人的无私的支持，而海外游子又始终心系潮州，不断回馈乡情。熊燕军的论述为此提供了深层注解指出，“‘宋末三杰’等英雄人物已经从忠烈先贤演变为社神，甚至成为游神赛会的主角，与百姓生活紧密相连。”^①文天祥精神之所以在潮州历久弥新，并非因其高悬于庙堂的教条，恰恰在于它已沉潜于这类日常的伦理实践之中——将对于国家的“忠”，转化为对乡邻的“义”。

四、叙事的民间再造：潮州文化对文天祥的本土化塑造

历史人物在民间的传承，往往依赖于持续不断的叙事再造。潮州海洋文化以其独特的方式，主动地吸收并重塑了文天祥的形象。

（一）潮州歌册与戏曲的传唱

潮州歌册作为一种流行于民间的说唱文学，将文天祥的事迹改编成朗朗上口的故事，在城乡间广泛传唱。在这些作品中，文天祥的抗元故事被赋予了更多的地方细节和情感色彩，其形象也更加贴近民众。通过这种通俗文艺形式，文天祥从历史殿堂走入市井街巷，成为妇孺皆知的英雄。其中，《终南魂》是一部代表性的作品。

《终南魂》以南宋末年丞相文天祥自江西转战至潮州潮阳地区，以及元将张弘范率十万大军水陆并进、追击南宋海上流亡朝廷至潮阳的历程为主线，叙述了文天祥与潮阳进士陈应龙于国家危亡之时毁家纾难的事迹。文天祥在海丰五坡岭因兵力悬殊被俘，押返潮阳。张弘范携文天祥至潮阳莲花峰——即所谓“终南之处”——企图诱降未果，遂下令将其押往战船解送北方。潮阳百姓不惧险阻，沿途焚香泣别丞相，场景凄恻动人。^②这部作品激发听众同情，保全英雄形象的完美。这种叙事策略，使得文天祥从一位承载着国家道统的宰相，转变为一个有血有肉、能与潮州百姓共情的‘自己人’。

（二）地方信仰与神灵谱系的纳入

潮州民间信仰体系庞杂且实用，常有将历史人物奉为神灵的传统。在部分地区，文天祥被赋予保护神的神格，认为其忠魂能护佑一方水土，甚至庇佑出海航行的渔民和商人。这一过程，是潮州海洋文化“实用性”和“包容性”的极致体现——它将一个儒家士大夫成功地纳入进入自己的神灵系统，使其精神力量为地方社群服务。文天祥也因此被尊奉为护佑航海的海神。在厦门沙坡尾，昔日渔船云集，渔民们期盼有一位海上守护神庇佑风浪中的生计。为此建起了同时供奉妈祖与文天祥的朝宗宫。这个现象说明，人们不光依赖妈

^①参见潮州“宋末三杰”的忠义文化如何影响现代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31496793044536086&wfr=spider&for=pc>

^②参见百度词条《终南魂》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8%E5%8D%97%E9%AD%82/7130532>

祖娘娘守护航程平安，在精神世界上也渴望一种浩然正气。^①

潮州民间信仰对文天祥的神明化，这一文化再造过程，体现了潮州海洋文化的两大核心特质。首先是实用性，民众心目中“灵不灵”，是检验神的首要标准。文天祥因其巨大的道德威望和“英烈”背景，被相信具有强大的神力，因而被纳入供奉体系。其次是巨大的包容性，潮汕信仰体系不排外，不同源流的神明可以和谐共处，成为他们闯荡四海的精神后盾。“潮州士绅一直引以为荣的就是韩、文这二位在传统中国的历史解释中具有深远影响的、‘知名度’很高的士大夫都在潮州建立过功业。”（陈春声，2003）

潮州海洋文化是商贸文化。海外贸易的成功依赖于信用和契约精神。在这里，文天祥的“忠”被创造性地阐释为商业上的“信”。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天祥精神在融入潮汕本地，甚至是闽南语区的过程中，得到了转化，由“忠义”到“信义”，其精神功能也从侧重个人修养的‘正气’，转化为能为所有在时代蓝海中开拓的奋进者‘护航’的实践力量。

这触及了文天祥精神在当代传承与转化中的一个核心议题，那就是当代人如何将一种古典、崇高的士大夫精神，转化为具有普世价值和现代功能意义的时代精神。“可以看到双忠公信仰在潮州地区的普及经历了宋、元、明、清四朝数百年的可以说是缓慢的过程。这个过程与潮州地区乡村社会逐步融入‘国家’体制的过程是相一致的。尽管有地方官和本地士绅一直为这个具有文化‘正统性’的神明扎根本地而苦心经营，但关键性的变化还是发生于16—17世纪从‘倭乱’到‘迁海’的近百年间而这段时间也正是潮州乡村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陈春声，2003）

五、 遗产的当代回响：文天祥符号在现代潮州的活化

进入当代，文天祥与潮州海洋文化的联系并未中断，而是在新的语境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一）文化旅游

潮汕地区致力于将文天祥遗迹与海洋景观结合起来，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如海门莲花峰景区既是风景名胜，又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游客在此既能观海听涛，又能凭吊怀古，实现了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学者江冰在羊城晚报撰文《潮阳海门因文天祥而悲壮》，他写道：“古莲花峰下，海风海涛声声不息；‘望帝’石刻忧心无边，‘心朗海天’感慨万千，‘终南’二字如诉如泣……南宋末年文天祥驻兵之影响，为潮阳的文化注

^①参见厦门沙坡尾朝宗宫，千年潮涌间的海神史诗，厦门港发展历史见证者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30262171378589343&wfr=spider&for=pc>

入了一股独特的‘硬核’基因。”^①

汕头海门莲花峰景区是文天祥抗元事迹的重要历史遗迹，保存有其题刻和相关传说。该景区的成功，远非‘人文+自然’的简单叠加，而是构建了一套深度的融合机制。在空间叙事上，它设计了一条从‘忠贤祠’的历史缅怀，到‘莲花峰’上凭海临风、感怀‘望帝’之痛的沉浸式体验路径，让文天祥的丹心正气在南海的波涛中得到了最直观的诠释。在内容深化上，景区内的‘万人冢’遗址与文天祥事迹形成了悲壮的历史回响，共同强化了国族记忆。在活动设计上，它通过开展研学旅行、举办文化节庆等方式，将文天祥精神转化为可参与、可互动的当代文化体验。该景区旺盛的生命力充分证明：通过将文天祥这一崇高的文化IP与潮州独特的海洋地景相结合，不仅有效实现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更催生了‘文化+旅游+教育’的复合型业态，为潮州海洋文化的当代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二）海外潮侨的文化认同纽带

对于遍布全球的潮州侨胞而言，文天祥所象征的“不忘根本”的气节，成为他们维系中华文化认同、凝聚乡谊的重要精神纽带。他作为忠义符号，激励着海外游子在异文化环境中坚守自己的文化之“根”。文天祥作为精神纽带，其作用并非停留在抽象层面，而是深刻地体现在其社团组织、教育体系与文化活动的现实之中。上世纪90年代，华侨们慷慨出资，将原本的潮州凤凰山下埔小学重建并更名为文山学校，以纪念那位伟大的民族英雄文天祥。

在马来西亚，文天祥后人文启业家族长期支持华文教育，其祖父文令权在马来西亚坚持华文教育，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英殖民政府打压华文学校时，仍通过募捐、义卖等方式维持办学。“文家那时并不富裕，但文启业的祖父和父亲每月也都会拿出一部分薪水，捐给华文学校。文启业自己也经常省下午饭钱，为学校捐款。数十年过去，马来西亚华人为华文教育出钱出力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声声诵读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家国之志，就这样在一代代华人血脉中延续。”^②在活动仪式上，每逢社团庆典，潮剧演出，如《辞郎洲》总能激起潮人特别是老一辈的共鸣。由此可见，文天祥已从一个历史人物，演变为一个跨越海内外的‘文化代码’。这个代码，在海外潮侨建构其‘身在异乡，心系中华’的文化身份时，提供了深厚的情感慰藉。

^①参见潮阳海门因文天祥而悲壮 https://ysl.n.ycwb.com/content/2025-10/04/content_53713255.html

^②参见文化中国行 | 吉安文氏：留取丹心照汗青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25265061949445150&wfr=spider&for=pc>

结语

文天祥与潮州海洋文化的关系，始于历史的一次偶然交汇，却成就于精神层面的深度契合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建构。潮州的海洋，为文天祥最后的悲壮征程提供了苍茫的背景，也为其精神的传播提供了流动的媒介；而文天祥的“浩然正气”，则为潮州海洋文化注入了一股刚健雄浑的力量，与其精神品格深度融合。二者相互激荡，彼此成就，共同塑造了一个既忠于国家大义、又勇于闯荡世界的潮州文化形象。研究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文天祥，也为探讨中国潮州海洋文化的多样性与内在含义，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视角。

【参考文献】

- [1] 陈春声. (2003). “正统”神明地方化与地域社会的建构——潮州地区双忠公崇拜的研究.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4*(2), 19–31.
- [2] 韩丁. (1990). 宋末潮州人民抗元斗争述略.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8*(4), 11–19.
- [3] 黄挺. (2017). 《中国与重洋：潮汕简史》. 三联书店.
- [4] 隗芾. (2011). 《中国海洋文化与潮汕》. 汕头大学出版社.
- [5] 林凯龙. (2016). 《潮汕古俗：四海潮人的精神家园》. 三联书店.
- [6] 余源鹏. (2022). 《一江潮客情》.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7] 麦柯丽. (2021). 《遥远的海岸》.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8] 赵雅娟, & 刘彦彤. (2024). “十相留声”：唐宋流贬宰相群体对潮州的、文化影响.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45*(2), 26–31.
- [9] Mallory, T. G., Chubb, A., & Lau, S. (2022). China’s ocean culture and consciousness: Constructing a maritime great power narrative. *Marine Policy*, *146*, 1–12.